



淡看喧哗 笑看冷清

鲁琪

夏日的午后，一阵急雨疯狂地敲打着车窗，也叩开了我的心门。泥土的清香，混合着路旁花儿的芬芳，扑鼻而来。一种莫名的感觉，流淌在心头，激起层层波澜。真想伸出双臂，尽情地拥抱这夏季的淋漓。纵然再大的雨，也会雨过天晴，阳光依然灿烂。有时候想想，人生已是如此酣畅，何必再去计较？

所谓悲欢离合，无非缘起缘灭。其实缘起无错，缘落亦无过。我们总是要遵循人生的自然规律，就像欣然于花开花落的自然轮回，无怨无悔。世界之大，人注定了有三六九等之分。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对方，用自己的价值观去纠正他人。可不同层次的人，导致他们对同一件事情注定的会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当你耗尽了精力，却难以消除人与人之间认知差距，也无法改变别人的品性和素质时，你终会明白，最好的发声方式，莫过于不说话，只做最好的自己。许多事，其实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错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心态与理解。

思想的垃圾和生活的垃圾一样需要我们及时清理。人这一辈子，有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出乎意料的，而心智的成熟，便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要时刻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审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适当地清除缓存，生命便不会那般负重。人生之路，兼葭又苍苍。多少人回眸凝望，又有谁人擦肩而过了无痕迹。谁的人生可以是一场不散的宴席，又有谁的人生没有悲喜？只不过有人淡看释然，有人耿耿于怀，所以才演绎了生命的酸甜苦辣。如果说，人生的每一场遇见，都是久别重逢，那么人生的每一场离别，便是为了更好的遇见。

有时候，我们应该学着做一个简单的、看淡世事的人，也许这样才更容易感受到生命的温婉与美好。若和别人交往，你首先要彻底地知道，你可能只是对方的一个选择，而非对方的唯一。所以，你也只能把

对方当成自己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你生命中的某个优先。凡事不必苛求完美，因为完美是一种负重。完美没有极致，也没有标准，只会随着追求者的心境而永远无法企及。向往完美是给精神套了枷锁、压上包袱，使人忘却了身边存在的快乐和真实。更不要让自己轻易地去依赖一个人，成为你的习惯。习惯有时候是一条巨缆，我们天天编结其中的一根线，到最后我们终将无法再弄断它，以至于每当分别来临，你会感觉自己失去了一种精神支柱。其实，每个人都不是生命的匆匆过客而已，亲人抑或朋友，谁可变为谁的支撑？又或者，匆忙的步履间，谁也懒得在敏感细柔的心灵上，嗅得一些假使的脆弱。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人生辛苦，不在生活如何奔波，而在内心的忙不迭。多一份淡然，人生才会多一份闲适，不要让烦恼成为人生信念无意义的消耗。我一直信奉简单的生活，习惯不远不近地欣赏着人群的火焰，既不一头扎进寒冷的孤独之中，也避免被火焰灼伤。有句话说得好：“要在懂你的人中散步，懂你的人不用说，不懂你的人说了也无用”。

一个人，无论地位高低、贫穷还是富有，活得幸福快乐才是王道。其他的都是人生的附属品，风一吹就散了。为此，我更喜欢站在一个安静的位置，淡看人群的喧哗，也笑看世间的冷清。不在意他人如何评说，只做真实的自我。看书、写字、听歌，一杯清茶、一台电脑，人生便自得一份惬意。



山杏

季磊

夏天是美丽的季节，走在赤峰城区的青石小道上，感受着“鸟语花香”。

湛蓝的天空下，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景观带中的花花草草。鸟儿“啾啾”的叫声不时飘入耳际，因躲藏在枝叶层层的大树上，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它或许是那只从南方归来的“相思鸟”，虽羞于见人，却在忙着呼朋引伴……走着走着，眼前一片花海：淡紫的丁香花，花瓣簇簇，幽幽芳香引来野蜂彩蝶；粉红的海棠花，热情奔放，点燃了夏日的似火激情；浅黄的刺玫花，妖娆多姿，诠释了什么是仪态万方；玉白的睡莲花，简单纯净，点缀了世间的清雅高贵……我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追着一白一黄两只蝴蝶拍照，它们逡巡于众花之间，平展着两个翅膀，忽高忽低地舞动着优美的身姿，不知不觉间，把我带到了如意家园的南门。

这时，我被两棵枝繁叶茂的杏树吸引了。枝头上满满当当的杏子，已长成黄豆般大小，绿绿的，青青的，非常喜人。我放弃了追蝶，忍不住摘下一颗青杏放到嘴里，酸脆可口，自是美哉乐哉……这是我的最爱。

其实，早在初夏，我就发现了小区南门这两棵生长着的杏树了，它不是很高，分了很多枝杈。把它种到这里，自然是当做景观树对待了。我猜想，大概是它的花期早，才赢得了主人的青睐。

那以后，它诱惑着我，每天去观察它的变化。初时，光秃秃的树枝上有几个小小的花苞。一夜间，星星点点的白花悄然开放，它们是“先头部队”，抢占了整个树冠。转头再看，杏枝上就结满了花瓣，形成了“春色满园关不住”的阵势。接着就到了花盛期，一片紧挨一片的小花，如同白云飘在了枝头上，细风吹拂花枝微微颤动，搅得香气四溢，越看越像是一群披着白纱的少女，扭动着婀娜的姿态，露出一张张稚嫩的笑脸……

这才几天的工夫，花就谢了。一不留神，那满枝

的粉白色的杏花飘落一地。棕色的树枝上有了茵茵绿叶，浓浓绿间，一串串青色的杏宝宝顶着花蒂，急切地冒了出来，让我兴奋不已……

我自幼喜欢吃青杏。重温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儿时岁月，青山杏绝对是孟夏的专利品，是我儿时的重要美食，其主角位置年复一年地不可撼动。

读小学时，这个季节，校门口卖山杏的就是一景，小贩们不时地吆喝着：“五分钱一碗。”计量单位是一个放在布袋里的瓷墩子茶碗。吃山杏要趁嫩，最早可食的山杏比绿豆大不了多少，可却是价钱的最高位。小贩们的山杏有大有小，茶碗大小不一，至于布袋里的山杏更是“一树一风味”了。我会从头挑到尾，进行综合比较，选中后，一下买上两碗，我会把它当零嘴吃，一个上午就把它们全部消灭掉了，以至于“倒牙”不能正常吃午饭……时隔两三日，山杏就降价了，花貳分钱就能买上一碗。其实，这才是吃青山杏的黄金时间，老嫩恰到好处，既饱满又不老，价格也便宜，我仍坚持着每天两碗的消费量。延续一周左右，山杏大了，核硬了，也变老了，吃起来发柴发涩，变得一文不值，从此也就无人问津了，这也宣告，一年的品青山杏的季节就过去了……

到了初中，我所就读的天山一中就在查布嘎山脚下。过了校园北墙，就是一片杏林。又是孟夏季节，我和三个同学相邀去山上采摘山杏，我们从院墙的一个豁口爬了过去，就到了杏树林了。

吃了这么多年的青山杏，这还是第一次自己采摘，杏还没有长大，我沿着树寻找稍大一点的山杏，采摘正在兴头上，突然有一个软软的虫子爬到了我的手臂上，我一下惊叫起来，同学告诉我，那是毛毛虫，会伤人的，吓得我立刻离开了那棵结满青果的山杏树……回到校园，大家开始展示自己的战利品，属我的最少。

生活的美好，是由许多的“酸甜苦辣”串起来的，就如同这小小的山杏，常萦绕心间，难以忘怀！

一块绿釉残砖的见证

边远

时隔二十五年，又一个寅虎年，我再次走进石泉沟古战场。

一路进石泉沟，不由慨叹。沧桑巨变，人是物非。

当年汨汨的溪水消涸了，仅余一泓浅浅的石泉，就像饥渴的鱼，于岸上等待上苍垂顾的甘露。还有瀑布、飞瀑，亦变得细若游丝，仿若山崖上那行在岁月温情的目光中，依然雪泥鸿爪般隐隐约约的古栈遗迹。没有了清澈溪流，往日的清幽顿失。

那些关隘，那些碉楼，还有烽燧、墓群、残垣、颓壁、瓦砾……宛如正在风干的残筒、化石，依旧和1998年那个秋天一样，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在大山的褶皱与一隅雪藏、固守。

这是一千多年前金人在此被大元泯灭的存照、索引或隐喻。

1998年，我三十九岁，有着羚羊一样攀崖峭岭的野心，有着年轻人旺盛的精力与探索索引的好奇心。于是，利用一天时间，虽然胆战心惊，我们在两边是幽深峡谷且有地段仅能一人穿行的崖壁走过；去山谷尽头一株虬曲的古松下，两块石壁形成的神秘洞寻宝。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山下福合源村民曾在石泉沟发掘大量的古钱币，且有多枚辽金时期的铜钱，并有一方写有贞佑年造的“成户之印”将军印。其中，一枚硕大的金代铜钱，就是在此洞发现的。我们还在一处漫漶着模糊符号的峭壁上盘桓，对那些星星般迷乱的图案或字迹妄加猜测。它们是契丹文？是梵文？还是外星文？抑或象形、意念的最后留存与昭示？在那处陡峭的悬崖下，是古人人工开凿的将军洞。将军洞工程浩大，能容纳几百人乃至上千人。洞内，石碇点点，瓦砾片片，还有几截古人的碎骨。令人震撼的是，有一眼水波幽幽的古井，仿佛一只眼睛，在洞穴子追忆昔日的奔涌与甘冽，书写古人“山高水多高”的发现；坡下，有一平展展的巨石，乃点将台，是将军对千军万马发号施令的地方；将军洞北侧，有一条一蹙一捶开凿的古栈道，蜿蜒在陡峭的石崖上，如同鸟道，直通崖巅。其为古人飞檐走壁功夫与胆量赞叹。我想，今人如果在此攀爬，定然胆胆俱裂，要靠绳索保驾护航不可。

古战场遗址在喀喇沁旗美林镇的福合源村。如今，已在沟口立了一块牌子，明确了文物安全保护责任人。这当然是好事。这里，曾是原始森林，至清初方有关内移民于此垦荒、狩猎。据《赤峰蒙古史》记载，此乃元、金交兵之所，金军的一个部族在此全歼覆没，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元、金在喀喇沁地区发生的重大战役只有一次，那就是金贞佑三年（1215年）成吉思汗四杰之一木华黎攻克高州即今元宝山区后，转攻金国京都即今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京

都守将银青率兵20万拒敌，至花道即今喀喇沁旗乃林果园决战。银青虽然勇猛善战，但他的对手却是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木华黎。一连几天几夜的反复厮杀，金军八万余人被蒙古大军杀戮。金军余众四散溃逃，其中一部沿锡伯河溯源而上，见这里沟壑漫长，地势险要，且有水源保障，决定于此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岂料，几个月后，蒙古大军觅踪追来，将此重重包围，大肆屠戮，未留一个活口。

历史总是走不出不断重复的磨道。一百年前，契丹人的皇族，惨遭金人战刀无情的屠戮，而金人皇族，则在这么一个葫芦似的弹丸之地，被迫接受蒙古人雨点般的箭簇与砍刀，瓜剖豆分！

多少岁月逝去，风霜雨雪涂尽了大大小小岩石上的斑斑血迹，仅余遍野尸骨和四处游荡的磷火在夜里飘移……

上次来，是春秋。石泉沟最多的是蝴蝶。估计，这些蝴蝶就是金人的游魂，一只一只飞翔在历史的天空。在无花无树的废墟之上，它们全部展开弧形的翅膀，驮着斑斑点点的残阳，向一个长满黑松的峡谷飞去，成了最凄最悲壮的生命风景。蝴蝶，那一个穿越废墟的精灵，它们的梦中，定在咀嚼这一片土地的苍茫心事、前尘旧影。

此次再来，我已退休四五年了，加之身体原因，有些蹉跎。人不服老不行，穿过金人乱石垒砌的两处关隘，已然满身臭汗，气喘吁吁。走到石泉，与那余烬般惨淡的水泽相望。因为都来到了生命的暮年，不禁同病相怜。再望那神秘洞、将军洞，均在山崖之上，虽然视之近在咫尺，但咫尺天涯，望山跑死马。我悲从中来，无奈止步。

蓦地，在河滩乱石间，一块染有绿苔的石头吸引了眼球。石头残破，其间纵面、横面均氤氲盈盈绿意。下山来，走回家，人们都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毫无价值。我亦兴趣索然，把它冷落在屋角。

近日，我对其反复摩挲、观赏，忽然有了新的发现：它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一块金代的砖头。那绿意非绿苔，乃是绿釉；那宛似石头的内质，其实是玉化如石的泥土。而且，一面新近跌破的断面，有着丝丝黑褐的烟火气，透泻岁月凝固了泥沙的气息；我量了它，长15公分，宽10公分，厚6公分，符合一块砖的形制。它的周身，皆有隐约的绿痕，印证着我的推测。联想村民曾发掘到“银铃公主”金簪、将军印、铜棋子、玉秤砣等实物与传说，我断定这是一块绿釉的古砖。可能，它被工匠烧制出来，尚未来得及成为宫殿的一员，就被无情的战争抹杀了。

捡到的这块残砖，它就像一盘磁带，有着一段可悲亦喜的记忆。

闪小说二题

迟占勇

傅老师

傅老师是我高中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当时也就二十几岁吧，刚从学校毕业一两年。高高的个子，留着背头，头发黑黝黝的。走路有特色，似乎只有脚尖着地，远处看去，似乎是一颤一颤的，充满着朝气。

那时学生都住宿，学校条件简陋，五六个人住一个大通铺，木板子床，生着炉子。

宿舍里，老侯最爱讲鬼故事，常常熄灯了，还讲，弄得大家睡不着，可是又都愿意听。傅老师听说了，说，那么好听吗？晚上我也去听听！我们都害怕老师训我们，以为这是他反着说呢。结果，晚上傅老师真来了，让老侯讲，讲了好几个，傅老师说，这也没啥可怕的啊，睡觉！他说完，一颤一颤地走了，半夜了，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他一点也不害怕。

有一次，大家说，请傅老师吃饭，傅老师答应了。在学校不远处的桥靠饭店。几箱子啤酒外加两瓶白酒，都是小伙子，你想吧，一会就造下去了！这中间，大家一使眼色，陆续地要求上厕所。不一会儿，都走光了，就剩下傅老师，他也喝多了，趴在桌子上。服务员过来结账，傅老师说，我的学生请我，你，你找他们！服务员笑了，老师，你的学生早都走了，我找谁去？傅老师才明白过来：这帮臭小子！多少钱？280，还有三十的鸡蛋钱。鸡蛋？你的学生每人出去都拿了个鸡蛋，说是账算在饭钱里。

这帮臭小子！看我回去咋收拾你们！

第二天，大家上课，都小心翼翼，偷看傅老师脸色，可是，傅老师像没事似的，平静地讲课。下了课，说，还是老地方，我请客！

我和傅老师处得像哥们儿，我们班成绩也最优秀。

骑自行车上班

谁的车啊，挡在我家车库门前，车里也没留电话，烦人！

在楼下喊了半天，没人搭理，看来这主儿是没在家啊，估计是出差了，唉！

妻子说，快到期了，骑自行车走吧。

唉，没办法，只好取出好几年不骑的自行车来，座子上落满了尘土，一吹，还呛眼睛呢。

别说，好久没骑了，骑着自行车还有些费力气呢，到单位出了一身汗。

第二天一大早，还是这样，那辆车还是堵在我们车库门前，没办法，又推出自行车去上班了。别说，这自行车骑着还挺顺利，看着马路上车堵得那个厉害，车辆和蜗牛似的，半天挪不了一步，我和妻子还有些小小得意，自行车轻便自由，轻松越过那些不可一世的豪华或不豪华的车辆，在他们羡慕的眼光下，我们绝尘而去！

第五天上，早晨我们照例去推自行车，妻子说，你也不看看，那辆车没了吧，还骑自行车？我犹豫了下，你说呢？妻子笑了：要我说，就骑自行车上班！

我看行！我也笑了，推出自行车，快乐地上路了！轻松自在，节能环保，很好啊！

母亲的目光

(外一首)

布日古德

母亲的目光
就像早霞，希望一点点冒红
一点点在炊烟里一缕缕地升起

她的目光也很短浅
常常在三四月盯着山野菜、婆婆丁
也常常在河边浣洗的时候，盯着一些鱼虾

母亲的目光总是温柔
不像父亲的目光带着早烟味儿
她的目光有时候用花格围裙兜着
兜满了的稀罕物，常常分给左右邻居

小时候我以为
母亲就像一盘金灿灿的葵花
我一仰起头，就想接着她的脖子
每当亲她，围着她转圈的时候
她总是说“我儿子长大了，又长高了一拍
傻孩子，别转了，晚上尿炕”

父亲的目光
识文断字的父亲
目光里总是带着野性
他的目光，在远方
他说，还是大城市好
顺垄沟找豆包，没出息

于是，父亲
常领着我去县城，去省城
上游船，逛书店，坐摩电
还常常去道外老独一处饺子馆
也把我一个人扔在太阳岛
他的目光就在我的背后

父亲的目光很长远
当我接到哈师大的录取通知书
我的父亲老泪纵横，像极了
大门口前弯下腰来的那一棵老榆树
我的儿子要走了，说着说着老父亲笑了
找个门当户对的媳妇留在哈尔滨
于是，父亲又天天去小车站的票房子
看哈尔滨的慢车票

点亮七月

周广玲

七月 写满红色的理想
七月 庄重热烈
七月 成熟了红色记忆
七月 收割幸福
七月 党的节日

点亮七月
点亮无数为人民幸福
倾尽一生先烈的形象
曾经的呐喊
依然响彻在耳边

点亮七月
点亮印有镰刀锤头的旗帜
浇灌追求和梦想
坚定了心中的信念
七月的方向
延伸着我们前进的姿态

点亮七月
点亮美丽的生活
改革开放的篇章
抒写着一代代人
不倦的脚步和永不停息的梦想
让日子有了好滋味

七月 盛开着希望
无数人举起拳头
宣读力量
并写下自己的誓言
我们的七月
闪烁着光芒